

十一、战史述评

首先我要说的，是国父对战争时代的划分。关于历史上战争时代的划分：有人分为：（一）点的战争时代，（二）线的战争时代，（三）平面战争时代，（四）立体战争时代。至于近代的战争，也有人分为煤力时期，油力时期，电力时期，原子时期。这都是就战争上所用的工具或助力来制分的。国父则从人类历史进化上把战争划分为如下的四个时期：

- 第一个时期——人同兽争，不是用权，是用气力。
- 第二个时期——人同天争，是用神权。
- 第三个时期——是人同人争，国同国争，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，是用君权。
- 第四个时期——是国内相争，人民同君主相争。在这个时代之中，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，公理同强权争。到这个时代，民权渐渐发达，所以叫做民权时代。

以上的划分，见于民权主义第一讲，就中「人同兽争」及「人同天争」的两个时期，仅是战争的起源，唯有第三个第四个时期的战争，才算是真正的战争。而且国父在这第四个时期，有一个理想，认为基于民权革命的成功，即民主政治的实现，足以避免将来国内的战争，像今日世界民主国家，军队是对外的，所有政治问题均由议会上来解决，那自然没有内战的发生。英国如是，法国如是，美国如是（自建国以来，仅发生过一次所谓「南北战争」。）同讲说：「就中国历史讲，每换一个朝代，都有战争，比方秦始皇专制，人民反对他，后来陈胜、吴广起义，各地都响应，那本是民权的风潮。到了刘邦，项羽出来，便发生楚汉相争。刘邦项羽是争什么呢？他们就是争皇帝，唐汉以来，没有一个不是争皇帝的。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，当乱的时候，总是争皇帝。外国尝有因宗教而战，自由而战的，但中国几千年来所战争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。我们革命党为避免将来战争起见，所以当初发起的时候，便主张共和，不要皇帝。现在共和成立了，但是还有想做皇帝的，像南方的陈炯明是想做皇帝的，北方的曹锟也是想做皇帝的，广西的陆荣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？此外还不知多少人都是要想做皇帝的。中国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，兵权大的就争皇帝，兵权小的就争王争侯，现在一般军人已不敢大者王，小者侯，这也是历史上竞争的一个进步了。」固然依于民

权主义的实现，可以避免由政治上发生的内战。而依于民族主义的实现，亦可以避免种族间的战争。而依于民主主义的实现，亦可以避免由经济上而发生的阶级战争。从这点上，更可见国父三民主义的伟大。

战史是兵学的泉源，也是将校的教师，历代兵家名将对战史皆有深刻的研究。孙武所著的兵法十三篇可以说是黄帝击败蚩尤，与唐虞夏商周五代及春秋用兵的结论。克劳塞维慈所著的战争论，是研究腓特烈大王及拿破仑战史的结晶。他如吴起、韩信、关羽、岳飞、戚继光、汉尼拔、毛奇、兴登堡等的战胜攻取，亦莫不由于研究战史为其基础。又如拿破仑说：「欲成为伟大的将帅，唯一的手段，应把握着兵术的秘诀——研究战史。」华甸堡伯爵说：「历史的智识决不是搜集一切实例，以供我们必要时发见其足以模仿的适例，便算完了，乃是凭实习所获得的精神训练，使我们于不知不觉中容易认识正确的目的，且可改进我们以前那低劣的无意识的天赋本能，使成为有意识的力量。」普克尔将军说：「军队若缺乏战争的经验，则可以战史为教育的基础，更属必要。……战史虽不能代替实际的经验，然足为实战的准备，在平时研究战史，乃学习战争与决定兵术原则的真正手段。」战史的重要可见。

一、关于本国战史

国父为领导中国革命，当然对战史要有深刻的研究。因此，在遗教中，可以找到他许多关于中外战史的言论。国父对中国历代兴亡史，战争史，尤以太平天国战史为最烂熟，这大概是基于推翻满清的需要，正同洪秀全的革命一样。关于这点，我前接到一位老同志由渝给我的信说：「总理生平最烂熟者为太平军战史，对于进兵攻城得地之战法及地理，往往如数家珍。其材料除得自私人纪录，及官书外，外人所著关于太平朝事迹，几应有尽有。尝言革命用兵与国家用兵之战略不同，太平战法大可采用，并批判其胜收之由。」（注）国父为汉公着「太平天国战史」一书撰序说：「虽以罗曾刘郭号称学者，终不知春秋大义，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，太平天国遂底于亡，岂天未厌胡运欤？其当时战略失宜，有以致之欤？」这是对太平天国之亡的一种感慨。在民权主义第一讲里更深入地论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说：「从前太平天国便是前车之鉴，洪秀全当初在广西起事，打过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建都南京，满清天下大半归他所有。但是太平天国何以终归失败呢？讲起原因有好几种：有人说他最大的原因，是懂外交，因为当时英国派了大使波丁渣到南京，

想和洪秀全立约，承认太平天国，不承认大清皇帝。但波丁渣到了南京之后，只能见东王杨秀清，不见天王洪秀全，因为要见洪秀全便要叩头，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见，便到北京和满清政府立约。后来派戈登带兵去打苏州，洪秀全因此失败。所以有人说他们的失败，是由于不懂外交。这或者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，也未可知。又有人说洪秀全所以失败，是由于他得下南京之后，不乘势长趋直进去打北京，所以洪秀全不北伐，也是失败原因之一。但是依我的观察，洪秀全所以失败，这两个原因都是很小的。最大的原因，是他们那一般人到了南京之后，就互争皇帝，闭起城来，自相残杀。第一是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，洪秀全既做了皇帝，杨秀清也想做皇帝，杨秀清当初带到南京的基本军队，有六七万精兵，因为发生争皇帝的内乱，韦昌辉便杀了杨秀清，消灭他的军队。韦昌辉把杨秀清杀了之后，也專横起来，又和洪秀全争权，后来大家把韦昌辉消灭。当时石达开听见南京发生了内乱，便从江西赶去南京，想去排解，后来见无可为，并且自己也被人怀疑，都说他也想做皇帝，他就逃出南京，把军队带到四川，不久也被清兵消灭。因当时洪秀全、杨秀清争做皇帝，所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、韦昌辉、石达开、杨秀清那四部份基本军队，都完全消灭，太平天国的势力便由此大衰。推究太平天国势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，根本上是由于杨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错。洪秀全当时革命，尚不知有民权主义，所以他一起义时，便封了五个王，后来到了南京，经杨秀清、韦昌辉内乱之后，便想不再封王了。后因李秀成、陈玉成屡立大功，有不得不封之势，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，他们或靠不佳，于是同时又封了三四个王，使他们彼此号相位等，可以互相牵制。但是从此以后，李秀成、陈玉成对于各王便不能调动，故洪秀全便因此失效，所以那种失败，完全是出于大家想做皇帝。」这是从政治上来分析太平天国的失败，也就是说政治的失败足以导致军事的失败。

其次，关于中国近代对外的战争，例如论中法战争说：「镇南关一战，中国还获胜仗，后来因被法国恐吓，中国才和法国讲和，情愿把安南让与法国，但是刚在讲和前几天，中国的军队正在镇南关谅山大胜，法国几乎全军覆没，后来中国还是求和，法国人便以为很奇怪。尝有法国人对中国人说：「中国人做事，真是不可思议，就各国的战例，凡是战胜之国，一定要表示战胜的尊荣，一定要战败的割地赔偿，你们中国战胜之日，反要割地求和，送安南到法国，定种种苛虐条件，这真是历史上战胜求和的先例。」中国之所以开这个先例的原因，是由于满清政府太糊涂。」（「民族主义」第二讲）又论庚子之役说：「像庚子年

发生义和团，他们的始意，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。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，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，当时所用的武器，便是大刀。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，那种举动，就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，对于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，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此中国进步，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，还要好过欧美。甚至于像欧美的洋枪大炮，那些精利武器，也不相信比较中国的大刀还要利害，所以发生义和团来反抗欧美。义和团的勇气，始初是锐不可当的，在杨村一战，是由于英国提督西摩带了三千联军，想从天津到北京，去救那些公使馆，经过杨村，就被义和团围住了。当时战鬪的情形，义和团没有洋枪大炮，只有大刀，所围住的联军，有很精利的枪炮。在义和团一方面，可说是肉体相搏。西摩因为被他们包围了，便用机关枪去扫射义和团，义和团虽然是被机关枪打死了很多人，血肉横飞，但是还不畏惧，还不退却，总是前仆后继，死死的把联军围住，弄到西摩带那三千联军，终不敢通过杨村，直进北京。便要退回天津等候，另外请了大兵来帮助，才能够到达北京，解各国公使馆的围。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，西摩有几句批评说：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，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枪炮，那些联军，一定是全军覆没的。但是他们始终不信外国的新式武器。总是用大刀肉体 and 联军相搏，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，伤亡枕藉，还是前仆后继，其勇锐之气，殊不可当，真是令人惊奇佩服。」（「民权主义」第五讲）从这一述评，可见武器在战争上的重要性，亦可见「勇锐之气，殊不可当。」

二、关于外国战史

国父对外国战史亦很有研究，尤爱研究各国革命战史，如英法的民权战争，美国的独立战争、南北战争，及俄国的革命战争（散见三民主义及各讲词中，姑略）。他为周应时「战学入门」一书撰序说：「世之善战者，有得于天才，有得于学问，如铁木真之起于游牧，而能扫荡欧亚，战无不胜，攻无出不克，此天才独胜者也。如莫鲁克（即毛奇——浴曰注）之运筹帷幄，决胜先机，一战而胜丹，再战而摧奥，三战而败法，此学问特长者也。至于拿破仑乘法国革命之运，统饥寒之残卒，与奥战于意大利之野，以少击众，连战皆捷，转危为安，及后几奄全欧，其用兵之妙，古今无匹，此才学兼长者也。」足见他对铁、毛、拿等战史亦研究过一番。至于论第一次欧洲大战，散见于遗教中较为详尽，他说：「前几年的欧洲大战，这次战争可以叫做世界的大战争。何以叫做

世界的大战争呢？因为这次战事扩充影响到全世界，各国人民都被卷入漩涡之中。这次大战争所以构成的原因，一是撒克逊民族和条顿民族互争海上的霸权，因为德国近来强盛，海军逐渐扩张，成世界上第二海权的强国，英国要自己的海军独霸全球，所以要打破第二海权的强国。英德两国都想在海上争霸，所以便起战争。二是各国争领土，东欧有一个弱国叫做土耳其即突厥。土耳其百年以来世人都说他是近东病夫，因为内政不修明，皇帝很专制，变成了衰弱的国家。欧洲各国都要把他瓜分，百余年以来不能解决，欧洲各国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发生战争。故战争的原因，第一是白种人互争雄长，第二是解决世界的问题。如果战后是德国获胜，世界上的海权，便要归德国占领，英国的大领土便要完全丧失，必成罗马一样，弄至四分五裂而亡。」（「民族主义」第四讲）这是就欧战发生的原因而论。关于此，又说：「像这次欧洲大战，便有人说「打太阳」的地位，因为欧洲列强多半近于寒带，所以起战争的缘故，都是由于互争赤道和温带的土地，可以说是要争太阳之光。」（第一讲）次述欧战的军事动态：其一、关于构筑阵地方面说：「吾今欲请学者一观近日欧洲之战场，当德军第一次攻巴黎之失败也，立即反攻为守，为需要所迫，数月之间，筑就长壕，由北海之滨，至于瑞士山麓，长一千五百里，有第一第二第三线各重之防御，每重之工程，有阴沟，有地窖，有通道，有栈房。工程之巩固繁复，每线每里比较，当过于万里长城之工程也。三线合计，长约不下五千余里，而英法联军方面，所筑长壕亦如之。……而欧洲东方之战线，由波罗的海，横互欧洲大是，而至于黑海，长约三倍于西方战场，彼此各筑长壕以抵御，亦若西方，其工程时间皆相等。」（「孙文学说」第四讲）其二、关于使用兵器方面说：「当欧战的时候，法兰西本国以北的许多地方，都被德国军队侵入，人民的产业化为乌有，房屋也打破了，在那个地方两军相持三四年，不但是房屋没有，就是一草一木都找不出来，成了不毛之地。这是什么原故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现在打仗，是用子弹分胜负，每打一次仗，一日要用几十万几百万子弹，欧美现在打仗，不用子弹分胜负，要用炮弹分胜负，每日所用的炮弹，总是以几千万计。我们现在的战争，在他们看起来，是拿破仑的战争，是几百年以前的战争。他们现在的战争是什么情形呢？在战线以内的人，不在地上走，要在地底下走，在战线之内挖了许多隧道，去接济前方的补充。他们现在用炮，好似我们用枪一样，我们打了胜枪，是说缴枪，他们便不说缴枪，要说缴炮，每次最多的时候，要缴五六万炮，要缴几十万机关枪。」（「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」讲词）此外关于最后裁兵复员说：「这次欧美联军一共有几千

万的兵，不到一二年之后，大半以裁去的道理，便是用这个安插的方法。本大总统这次回粤化兵为工，便是利用欧战各国裁兵的方法。」（「和平统一化兵为工」讲词）至于分析日本武力派的发动战争尤为一针见血。他说：「当彼日本之武力派，尚以战争叫为民族进取之利器，彼参谋本部是计划十年作一战争，一八九四年以一最短期之中日战争，获最丰之报酬，于是因之而长其欲。日俄之役，获大胜利，所得利益亦非较小。最后以一九一四年之大战争，复加入联军以拒德国，而日本以出力最微，费财至少，竟获一领土，大如未战前之罗马尼亚，人口众如法国之山东。由此观之，在近三十年间，日本于每一战争之结局，即获最厚之报酬，无怪乎日本军阀，以战争为最利益之事业也。」（「实业计划结论」）

以上所述的都是关于过去的战争，至于未来的战争呢？国父于此亦有一个观察，我想附带一说。

虽说「未来是不可知的，」「人类的眼光不能透视将来」，但是人类总是用尽观察力与想像力打破这个闷葫芦，来寻找答案。先知先觉者对于将来之变化虽未能作详尽的豫言，但检讨过去，把握现在，总可以推知将来的趋势，政治如此，军事亦如此。

国父对于世界未来战争趋势的观察，不同于一般战争小说家的描写，也不同于一般星相家的预言，他依于世界进化的情势，认为将来的战争是「公理和强权」的战争，亦即以思想主义为中心的战争。这是兵学上一个共通的原理，可用以说明过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他可用来说明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。国父说：「就欧洲战争的历史说，从前发生国际战争，最后的欧战，是德、奥、土希诸同盟国，和英、法、俄、意、美诸协商国，两方战争，经过四年的大战，始筋疲力尽，双方停止。……以后的战争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，今日德国是欧洲受压迫的国家，亚洲除日本以外，所有的弱小民族，都是被强暴的压制，受种种痛苦，他们同病相怜，将来一定联合起来，去抵抗那些强暴的国家，那些被压迫的国家联合，一定去和那些强暴的国家，拼命一战。推到全世界，将来白种人，主张公理的，黄种人主张公理的，一定是联合起来，白种人主张强权的，和黄种人主张强权的，也一定是联合起来，有了这两种联合，便免不了一场大战，这便是世界将来大战之趋势。」（「民族主义」第一讲）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是民主国家战胜极权国家，亦可以说是公理战胜强权。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却又出现了一个专讲强权国家——赤色帝国主义苏俄，即苏俄在大独裁者史达林的统治之下，

完全改变了革命成功初期「抑强扶弱，压富济贫是專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」(同)作风。不特凌弱且侵强，不特压富且欺贫，專在世界上伸张霸道，制造不平，欲以蚕食的方式征服全世界。所以现在全世界各民族国家不分白种人或黄种人或其他种人，凡受其侵略者莫不同病相怜，联合起来作坚决的抵抗。像苏俄这样不断地侵略各国，势务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，在这一场大战中，由于我们主张公理的民主国家——思想正，力量大，必可战胜那主张极权的俄帝集团，如果再没有强权者的继起，则世界从此可臻于永久和平康乐之境。

(注) 冯自由先生于三十年七月由渝给我的信。